



册府元龟

卷之三十三
至三十四



13
849
110



門 4 3
849
卷 110



冊府元龜

卷之三百三十二 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然而宰輔部二十五

無歸之志焉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所以因成功而見善

惡繇實効而為用舍也矧秉國之鈞代天而治股肱

元后衡石天下得其人則百工允釐非其賢則彞倫

攸斃以至公而陞以至公而黜斯所謂直道而行也

若夫韋賢告老賜安車而就第李通辭疾以特進而奉朝斯乃進退以禮君臣俱得至若無所發明號為煩碎賜策以罷理亦宜之其循私忘公忌賢作威逃戮而退幸亦多矣乃有見嫉姦邪遭罹讒毀志雖中屈道亦無辱雖復幅巾歸田柴車郎路斯以見伯玉卷而懷之子文三已無愠之志焉

秦呂不韋為相國始皇九年坐嫪毐免相

漢高后七年九月左丞相審食其免臣欽若等曰史無事跡其後並

同

文帝元年八月右丞相絳侯周勃謝請歸歲餘復為

相十餘月

三年十一月詔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率列侯之國迺免相就國

後二年八月丞相張蒼免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

孫臣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

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帝詔公

孫臣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草創始也更元年蒼繇

此自縉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任保任也中候官各有保舉也

大為姦利帝以為讓用此事責蒼蒼遂病免

景帝七年六月丞相陶青免臣欽若等曰案史無事跡者故但書免

中三年九月丞相周亞夫免亞夫為丞相四年帝甚重之帝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帝繇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嘗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言皇后兄王信可侯帝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得侯王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沮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帝欲侯之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遂不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武帝建元元年六月丞相衛綰免綰景帝以敦厚可

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武帝即位以

景帝病時諸官因多坐不辜者而綰不任職天子不親政則

丞相當理之而免之綰不申其寃

二年十月丞相竇嬰免嬰太后從兄子元年代衛綰

為丞相太后好黃老而嬰與太尉田蚡御史大夫趙

綰等務隆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滋益也說

請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

邪迺罷逐綰而免嬰

五年御史大夫嚴青翟坐太后喪不辦免

六年六月丞相許昌免

元光五年御史大夫韓安國免初安國為御史大夫
五年丞相田蚡薨行丞相事引墮車蹇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蹇
帝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迺更以平棘侯薛
澤為丞相安國病死免

元朔三年御史大夫張歐以老病免食上大夫祿
五年十一月丞相薛澤免

宣帝地節三年五月丞相韋賢免賢本始三年代蔡
義為丞相時七十餘至是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甘露元年御史大夫杜延年免延年御史大夫周之

子五鳳三年自西河太守徵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
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
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黃金百斤酒米致
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

元帝永光元年十一月以歲惡民流丞相于定國御
史大夫薛廣德俱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
罷就第定國宣帝甘露三年為丞相帝即位關東連
年被災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帝數以朝日
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陳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
是歲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帝優以詔條責之定國惶

恐自劾歸侯邛乞骸骨帝報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顯焉其免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母令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定國稱篤辭迺與廣德俱罷就第

成帝建始二年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

三年十二月丞相匡衡免衡元年建昭三年為丞相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衡畏顯不敢失其意及帝即位迺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先是司隸較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勢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

臣輔政之義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帝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較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旦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

坐免

為封樂安侯侵地四百頃事具宰相貪墨門

河平四年四月丞相王商免商父武以宣帝舅封樂昌侯商嗣爵建始四年為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

大中大夫蜀郡張康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
取必於上言意欲望行必果之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

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帝素重商知張

言多險制口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
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邦為職任莫重焉
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謨而有
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
賊殺人疑商教使謂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
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
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免相

鴻嘉元年三月丞相張禹免禹代王商為丞相六年
至是以老病乞骸骨加優再之廼聽賜安車駟馬黃
金百斤罷就第

永始二年十月丞相薛宣免宣代張禹為丞相時帝
好儒雅而宣經術淺帝輕之會廣漢郡賊群起丞相
御史遣掾吏逐捕不能克帝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
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渠文降也

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終喪事倉卒吏賦歛以

趨辦

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言苟取

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

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寮

朕無聞焉

不聞其有此行也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

倉廩虛空

比貪也登成也年穀不成

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

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

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群盜橫恣殘賊吏民朕

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

不為郡三輔徵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侵擾百姓詔

君按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一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媢法為

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據法以劾也

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忍

成帝綏和二年大司空

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司空

何武免武為大

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

四遣吏歸迎後母會成帝晏駕吏恐道路有盜賊後

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謂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

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眾心錯置

也孝嚴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

印綬罷歸就國

建平元年大司空師丹免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

王后不合為共皇太后及恭王既追尊為恭皇帝又

議不宜立廟京師繇是寢不合帝意會有上書言古

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來已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表事行人偏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今吏民傳寫流聞四方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表率百察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嘗變異屢臻山摧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

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

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

乃者以挺力出議改敝章示君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

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共立此義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

君乃希眾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

隱恐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比周之徒虛偽壞化浸

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省過求已省視也自求福已不尤人也

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

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

譏句句流於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

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
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謖迷國謖詐也進退違命反覆異
言甚為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
君嘗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
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二年四月丞相孔光免光成帝時為御史大夫帝無
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同產弟子定陶王帝
議立嗣丞相翟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為嗣光以中山
王宜為嗣坐議不中意在遷廷尉成帝晏駕即其夜
于太行前拜光丞相定陶立是為哀帝帝祖母傳皇

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旨惟師丹與光持
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
又重遣傅太后指繇是傅氏在位者與大司空朱博
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
股肱所以共成宗廟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
下也朕既不明灾異重仍仍頻也日月無光山摧河决
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
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
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繆歲比不
登比頻也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

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

官寺殺長吏數以間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無能

為言盜賊不能為害是群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咎繇君

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

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於虜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元壽二年八月大司空彭宣免宣為大司空三月會

哀帝晏駕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

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美實謂鼎中之實也

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以為言臣資性淺薄年齒老

數伏疾病昏亂遺志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

骨歸鄉里埃填溝壑莽白太后策曰惟君視事日寡

功德未效迫于老耄昏亂非所以輔國家綏海內也

使光祿勳豐策詔君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

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

平帝元始二年二月大司空王崇免先是彭宣乞骸

骨罷以崇代為大司空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

王莽

五年八月太師兼大司徒馬宮免官哀帝末為光祿

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傳太后謚不直至是王莽發傳

太后陵追誅議者官為王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慙懼
 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官策曰太師
 夫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陶共王
 母謚禮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傳皇后稱
 涓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敵尊而希指雷
 同詭經辟說詭遠也辟讀日讀以惑誤上為臣不忠當伏斧
 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
 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
 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
 印綬避賢者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

綱維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名固守無以居位

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酒前心不敢文過朕

甚多之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義

以官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太

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二月大司空王梁免臣欽若等曰事具帝

丁舍

三年閏正月大司徒鄧禹免禹與赤眉戰於廼溪溪俗名圃况在河南永寧縣

師敗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

司空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

五年十月大司徒伏湛免初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較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

六年十二月大司空宋弘免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言無罪狀可據

十二年九月大司空李通罷通性謙恭嘗願避權勢素有消疾消中之疾自為宰相謝疾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十三年三月大司空馬成罷初李通既罷以成行大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拜揚武將軍

十五年正月大司徒韓歆免以好直言無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遜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發歆又重歲時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免歸田里

二十年四月大司空竇融免時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竊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以大中大夫張湛代涉為大司徒湛至朝堂遺失須臾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二十二年十月大司空朱浮坐賣弄國恩免

明帝永平三年二月太尉趙熹司徒李訢坐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

四年十月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

十二年七月司空伏恭罷恭爲司空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俸以終其事

十四年三月司徒虞延免初延代趙熹爲太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異政續會楚王英謀反陰事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潘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

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詰延遂自殺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太尉鄧彪罷彪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詔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俸終其身

三年四月太尉鄭弘免弘爲太尉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贓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其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弘收上印綬自詣廷尉詔勅出之

五月司空第五倫罷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連

以老病上疏乞身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

章和元年六月司徒桓虞免

和帝永元九年九月劉方免

十二年九年太尉張酺免酺數上疏以疾乞身薦

郡太守徐陟自代帝不許後以事與司隸較尉晏稱

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群吏多非其人稱歸

郎奏令三府各實其椽史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

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辭語不順酺

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

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

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

讓使臣

司隸較尉督大姦滑無所不察故曰使臣

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

免

十三年十一月司徒呂蓋罷

十四年十月司徒巢堪罷

十六年七月司空魯恭坐事策免

續漢書曰坐放弟弘農都尉炳事免

也官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庚午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

勤免是歲郡國被水災比州湮沒死者以千數災異

數降西羌反畔殺掠人吏京師淫雨蝨賊傷稼穡防
比上書自陳過咎遂策免三公以災策免始自防也
勤亦以雨水傷稼策免

三年三月司徒魯恭免恭再在公位性謙退奏議依
經潛有補益以光病策罷

五年正月太尉張禹以陰陽不和策免

六年四月司空張敏罷初敏以疾乞身不聽是年春
行大射禮陪位頗什乃策罷之策曰今君所苦未瘳
有司奏君年體衰羸郊廟禮儀仍有曠廢禹足之任
不可以缺以職事留君其上司空印綬

元初元年九月太尉李脩罷

二年十二月司徒夏勤罷

永寧元年十月司空李邵坐請訛事免

十二月司徒劉愷罷愷視事五年稱病上疏致事有
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嘗
以歲八月致羊酒

延光元年四月司空陳褒免

二年十月太尉劉愷罷愷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
乃許之下河南尹禮秩如前

三年二月太尉楊震免震前後上疏切帝旣不平會

星變逆行中嘗侍樊豐等共譖之

事具於臣
害賢門

夜遣使

者策收太尉印綬

順帝卽位初

未改元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

人策罷

永建元年正月太傅馮石太尉劉熹皆以阿黨大將

軍閭顯中嘗侍江京等策免司徒李郃坐吏民疾病

仍有災異賜策免十月司空陶敦復免

二年七月太尉朱寵司徒朱張以日食罷

三年十二月大傅桓焉坐辟召禁錮者爲吏罷

四年八月太尉劉光司空張皓以陰陽不和策免

十一月司徒許敬以陵轍使官策罷以石祿終

陽嘉二年五月司空王龔以地震策免

十月太尉龐參免參夫人疾前妻子投井而殺之

參素與維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十人入太尉府

案實其妻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

三年十一月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

四年四月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污策罷

永和元年十一月太尉龐參以久病罷

三年司徒黃尚免

五年九月大尉王龔罷龔以老病乞骸骨

六年二月司空郭虔免

漢安元年十月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日食免

質帝本初元年六月太尉李固免時帝八歲梁太后臨朝固為太尉多所規正每輒從用其黃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固每相忌疾冀既悖逆酖帝議欲立蠡吾侯而固與太司徒鴻臚杜喬皆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宜立為嗣冀乃說太后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

桓帝建和元年六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九月太尉杜喬以地震免

三年十月太尉趙戒免 戒字伯 蜀郡人

元嘉元年四月司徒張歆罷 歆字 敬讓 十月司空胡廣以

告老罷

二年十一月司空黃瓊免時帝欲褒崇梁冀瓊建議有異冀意以為恨會以地震動策免

永興元年十月太尉張湯司徒吳雄司空趙戒以災異策免

二年九月太尉胡廣以日食免

永壽元年四月司空房植免 是月南 陽大水

延熹元年七月太尉黃瓊以日食免

二年八月太尉胡廣坐阿附梁冀免

四年二月司徒盛允免四月太尉黃瓊以寇賊免六

月司空虞放免九月司空黃瓊以地震免

五年十一月太尉劉矩免初矩與司空黃瓊司徒种

嵩同心輔政號為賢相時連有災異司隸較尉以劾

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輔及言殷湯高宗不

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蛮夷反叛免

六年十一月司空劉寵以陰霧愆陽免

八年九月司空周景以京兆地震免

九年四月司徒許栩免七月太尉陳蕃免時李膺等

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

事其宰諫爭門

帝諱其言

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

九月司空劉茂免初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

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其上書訟之帝

不悅瑨瓚既棄帝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

靈帝建寧元年四月司空宣酆免八月司空王暢免

暢為司空數月以水火策免

十一月太尉劉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二年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

十一月太尉劉寵以日食免策

三年四月太尉郭禧以日食罷七月司空劉囂罷

四年三月太尉閻人襲司徒許訓免是月朔日七月有食之

司空來豔司徒橋玄免時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灾

以自劾遂策免

熹平元年十二月司徒許栩罷

二年三月太尉李咸免七月司空楊賜以灾異免

十二月太尉段各與太宗廟諱音同免段為司隸較尉曲意宦

官故得保其富貴是年五月代李咸為太尉至是罷

三年十二月司空唐珍罷

五年五月太尉陳耽罷七月太尉許訓十月司

隗罷

六年七月司空劉逸免逸字代過十月太尉劉寬以日食

免是月朔日食十一月司空陳球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徒楊賜免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

微行遊行外苑賜上疏言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

日月甚忤曹節等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罷為少府

光和元年四月司空陳耽免是月地震侍中寺雌鷄化為雄

九月太尉張顥罷

十一月太尉陳球以日食免

二年三月徒楊滂免太尉橋玄司空袁逢罷

三年九月太尉劉寬以日食免閏月司徒楊賜以病

罷

五年三月司徒陳耽免十月太尉許馼罷

中平元年四月太尉楊賜免時黃巾賊起賜被召會

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司徒張濟罷

二年二月司徒袁隗免

五月太尉鄧盛罷

三年二月太尉張延罷

四年四月大尉張溫免

十一月太尉崔烈罷

五年四月太尉曹嵩罷六月太尉樊陵罷

八月司空許相罷

六年四月太尉馬日磾以口食免

少帝即位初司徒丁宮罷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時董卓

秉政關東兵起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彪曰天下動

之至易安之甚難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耶琬曰此

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荅使司隸校尉

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

二年七月司空种拂以地震免太尉趙謙罷

三年八月司徒趙謙罷

十二月太尉皇甫嵩以流星策免

以日蝕災

四年六月太尉周忠以災異免

是月扶風大風雨雹華山崩裂

十月司空楊彪以地震免

十二月司空趙溫以地震免

興平元年七月太尉朱雋以日食免

九月司徒淳于嘉罷

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熹罷時天子新都

許大會公卿交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

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

十三年正月司徒趙溫免溫從車駕都許以辟司空

曹操子丕曹操怒奏溫辟中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罷免第三

魏太祖初封魏王鍾繇為相國數年坐西曹掾魏

謀反策罷免

齊王正始九年二月衛將軍曹爽令孫資與驎騎將

冊府元龜劉放三日司徒衛瓘各遜位以侯景等位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二十六

罷免第三

魏太祖初封魏王鍾繇為相國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

齊王正始九年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與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日司徒衛臻各遜位以候就第位

特進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誅裴頠司徒王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何敬容爲尚書令侍中參掌機密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焉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後魏文成帝興安二年以張黎爲太尉古弼爲司徒議不合旨黜爲外都太官

孝文承明元年二月司空陸定國坐事免官罷爲兵東魏孝靜帝興和四年四月大尉尉景坐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時婁叡爲司徒濫殺人爲尚書左承宋仲美彈奏經赦乃免

隋高祖開皇十九年九月高頴爲左僕射上柱國坐事免以公就第未幾高祖幸秦王俊第召頴侍頴歎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涕帝謂頴曰朕不負公公自負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頴勝兒子雖或不見嘗似目前自其解洛暝然志之如本無高

頰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宋國公蕭瑀坐事免蕭瑀爲中書令嘗薦封德彝於高祖高祖以德彝爲中書令太宗卽位瑀遷尚書左僕射德彝爲右僕射德彝素懷險詖與瑀料量將爲可奏者至太宗前盡變易之于時房玄齡杜如晦旣新用事玄齡踈瑀而親德彝瑀心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太宗以玄齡等功高而瑀先懷疑阻繇是忤旨廢於家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考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

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疾速怒之瑀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然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嘗經故俗教之虛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

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共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蟠引殘魂於雀穀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循累葉之殃源祈一身之福本上以違忤君王下則扇惑浮華徃前朕謂張亮云卿旣好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請先入道朕卽許之尋復不用一廻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裳之內所謂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

無悛改宜卽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

二年正月辛未司空魏國公裴寂坐事免先是有沙門法雅怨望妖言伏法寂辭與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闕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僮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自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貫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爲三公與妖

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讓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戒口罪四也我殺之非曰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後竟流靜州十七年五月中書令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與活之繇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書

七月丁酉司空太子太傅梁國公房玄齡以母憂罷職

高宗永徽六年七月戊寅以吏部尚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奭后舅歷位中書令后既寵衰不敢久在機密

上表固辭轉爲吏部罷中書門下事尋而后母魏夫人被責不許入宮奭繇是出爲遂州刺史

顯慶五年秋七月丁卯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盧承慶坐科配失所免官

龍朔三年夏四月戊子詔曰右丞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茲小技累升顯地塵露之益

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素於藝典漏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恩交占候之人輕朔望之哀禮蓄邪黷貨實玷衣冠念惡嫉賢載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可除名配流雋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奸淫是務賄賂無厭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配流振州則天載初元年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萬質坐與弓嗣業通謀配流嶺表

天授元年十月簡較內史宗秦客坐賊降授鎮州遵化縣尉

延載元年八月戊寅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崔元綜以罪流于振州元綜篤信釋典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愿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故人多畏而鄙之至是配流朝野莫不稱慶

聖曆三年正月天官侍郎鳳閣鸞臺平章事吉頊坐事貶流嶺表

久視元年閏七月己丑鸞臺侍郎李嶠遷為成均祭酒罷政事時以天官侍郎張錫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以嶠錫之甥故也

長安四年三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請還鄉改葬其父優制令州縣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毀鄉人墓田役使過度爲憲司所劾左授防州刺史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乙卯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房融以親附張易之兄弟配流嶺表

五月甲午封侍中齊國公敬暉爲平陽郡王桓彥範爲扶陽郡王袁恕已爲南陽郡王中書令漢陽公張柬之爲漢陽郡王中書令博陵公崔玄暉爲博陵郡王並加特進令罷知政事外示優崇而實奪其權也

睿宗景雲元年七月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休璟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

是月又以黃門侍郎叅知機務崔日用爲雍州長史中書侍郎叅知機務薛稷爲散騎嘗侍時稷與日用爭於帝前稷曰日用傾側諂附三思幾危社稷非忠臣賣友事主非義士也日用曰臣往雖有官過今立大功當韋氏悖逆擅權之時大事去矣臣與太子同謀靖難陛下棄瑕錄用備位左右如稷外託國親內附逆黨易之楚客恩同骨肉傾側者正屬薛稷不屬於臣故並停政事

二年二月出中書令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宋璟爲楚州刺史初元之入輔也
進忠良退不肖賞罰必中朝綱克舉又選補平允委
用廉吏權門請託無所復行時議以爲復貞觀永徽
之政也而太平公主專權觀太子明察恐不利已迺
陰謀廢黜時元之璟等處宮臣恐其爲變具以啓聞
及公主出蒲州元所怨謗皇太子不獲已而奏出焉
十月帝御承天樓引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韋安石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郭元振左御史
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李日知兵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責之曰自頃以
來政教尤闕時或水旱人多困弊府庫益竭寮吏日
滋僂俛政途罔然如失雖繇朕之薄德固亦輔佐非才安
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振可吏部尚書懷貞
可左御史大夫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癸丑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
劉幽求紫微令張說並罷知政事以幽求爲太子少
保說爲相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己酉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相夙
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

受遷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
刑百辟貶居潘守俾肅朝倫可幽州刺史張說遂代
為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三員何相
追之甚也

嘉貞弟嘉祐為金吾將軍時以贓狀
聞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

十四年四月庚申停兼中書令張說勅曰特進行尚
書右丞相兼中書令燕國公張說往屬艱難輸誠於
履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肅細微之人頗乖
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錄功且法不欲屈宜罷
中樞之務義亦有在更全端右之榮宜停中書令餘
如故

十七年六月甲戌制曰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臣之
任選衆推賢簡較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
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紘等咸勵忠
勤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
力以裨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玷朝倫朕緣事醜股
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
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廻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荊州
長史元紘可曹州刺史又制尚書左丞相兼侍中源
乾曜十載持衡一心自牧台鼎斯重管綜惟繁雖勤
在公而暮年微疾俾司端揆罷劇中樞宜停侍中其

尚書左丞相如故

天寶五載四月左丞相李適之罷知政事初李林甫構成其罪遂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肅宗至德二年二月以左丞相韋見素平章事裴冕爲左右僕射並罷知政事冕性忠勤悉心奉公稍得人心然不識大體以聚人曰財乃下令賣官鬻爵度僧尼道士以儲積爲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益賤事轉爲弊肅宗移幸鳳翔罷冕執政

五月吏部尚書平章事房瑄以門客琴人董廷蘭受賂罷相爲太子少師

二年五月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張鎰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鎰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鎰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爲賊守范陽表請歸順鎰揣知其僞恐朝廷許之手札表奏云思明克豎因逆竊位兵疆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叔異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鎰爲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

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異之誠懇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之後思明叔異皆如其言

代宗以寶應元年四月庚午即位六月庚申中書令李輔國上表請遜位乃特封為博陸王罷中書令復詔許唯朝朔望

二年正月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劉晏為太子賓客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晏罷相黃門侍郎平章事李峴為太子詹事峴作相一月為近要所擠失恩而罷

廣德元年十二月侍中苗晉卿罷知政事冊為太保帝即位晉卿年已衰暮吐蕃寇長安晉卿病卧私第番賊聞之逼劫晉卿閉口不言賊不敢害及帝自陝至遂有是命

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八月以懷州刺史喬琳為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粗才年高有耳疾帝每顧問對答次論奏不合時機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政事

建中二年七月楊炎罷相為左僕射時德宗嘗訪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益踈濶遂罷炎相

四年十二月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盧杞爲新州司馬
癸酉以中書侍郎關播爲刑部尚書杞與播俱從幸
奉天杞與白志貞等先貶出播尚知政事中外囂然
以爲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皆泣於
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爲尚書誠
可痛哉

興元元年四月德宗在梁以諫議大夫平章事姜公
輔論事失旨罷爲左庶子

貞元元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劉從一以疾請告
至是病甚辭位章䟽六上乃許除戶部尚書

二年正月門下侍郎平章事盧翰罷爲太子賓客

是年給事中崔造守本官平章事機謀權變非其所
長釐革度支弊事却爲繁擾數月以疾辭除右庶子
三年八月除兵部侍郎平章事柳渾爲右散騎嘗侍
停知政事時張延賞與渾同列延賞怙權矜已而疾
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
則重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而舌
不可禁也自是爲其所擠故有是命
李勉爲司徒平章事勉嘗言盧杞姦邪而時人多云
正直然自是見踈遂累表陳讓方罷政事

十年十二月宰相陸贄罷爲太子賓客時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長者贄獨身當之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刻薄與贄不相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因奏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繇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多言其屈贄固畏慎及爲賓客拒門不通交親

十三年九月詔曰任重謀猷道在忠諫辭疾之情既懇優賢之義斯崇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朝序公才操履端敏弼諧庶政夙夜惟寅恭恪之心每思獻納而支體未適固請優閒累表敷陳懇誠彌切將遂其志予衷耿然爰舉朝章式加命秩可太子賓客

十四年七月詔曰任人之道必在無私審官之宜所期適用給事中平章事趙宗儒早以文學累更職任自居樞近頗歷歲時雖夙夜載勤而政理猶舊式移秩序以叶朝經可太子右庶子

十九年七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齊抗以疾罷爲太

于賓客

二十一年七月下詔曰朕承天眷命獲主兆人思致
苞熙用康區夏布和緝化屬在輔臣所謂適宜寔爲
通典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
珣瑜銀青光祿大夫守刑部尚書平章事上柱國鄭
郃等咸以忠靖累更班列秉彛兢慎植操貞嘗自參
輔中樞皆能勵節祇勤庶務夙夜惟寅歲月滋深嬰
纏疾恙袞職有闕無以彌綸况銓綜爲選士之本刑
法乃生人之命俾從專掌以盡至公宜輟台司副予
所委珣瑜可吏部尚書郃可守刑部尚書

憲宗初司空平章事于頔坐子殺人降授恩王傳絕
朝請

元和四年二月丁卯制曰王者重輔弼之任明進退
之宜聞善卽升知否則捨茲朕所以推誠不惑與物
無私者也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弘文館太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陽武縣
開國侯鄭絀早以令聞入叅禁署永惟勤績出授台
司期爾有終規予不逮歲月茲久謀猷寢微罔清靜
以慎身每因循而保位旣乖素履且鬱皇猷宜副群
情罷茲樞務朕以其久居內職素事先朝恩厚君臣

貴全終始俾從優閒之秩用示寬大之恩可太子賓客

五年九月中書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裴垕以疾請告十一月罷為銀青光祿大夫兵部尚書

六年正月壬辰制曰爰立輔臣以熙庶績聿膺其任是亦難能至於明用捨之宜全始終之道茲惟大體

寧亡予懷中散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弘文館太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藩早以學行聞于縉紳泊升朝端克慎素履頃者拔於非次列在鈞衡是宜直已以佐時匪躬而納誨用副明獎

越於嘗倫而授任已來再逾年序夙夜之勤雖著焉

諸之効未孚將何以允至公之求成天下之務宜輟

黃樞之重向居端尹之崇爾其勉之式謂優禮可守

太子詹事散官勲賜如故藩素有清名及追李吉甫

於淮南未至藩有拒之意吉甫至頗不平屢攻其短

遂罷焉

十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罷相將討淮蔡日

父王師數不利言事者多以罷兵為請逢吉附其議

憲宗不悅無何比部員外郎張宿以他門進逢吉出

為濠州刺史宿上疏自理憲宗將擢為諫議大夫逢

吉廷爭久之且曰去臣用宿可也繇是又忤旨遂罷相

八年正月辛未制曰文昌六官宗伯掌禮選授之重自昔攸難非夫台衮之臣分全於始終縉紳之議素洽於群倫則無以允是優崇膺茲名秩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權德輿與學雄詞虛襟曠度稟中和之氣弘信厚之規夙彰厥猷歷踐清華乃者徊翔省闈祇服大僚咸推鎮俗之風遂致濟川之望朕永惟理本宵旰在懷嘗期獻納之功深屬弼諧之任爰徵僉論俾列鼎司勤勞亟步於歲時謙挹每形於造次是用委春卿之職輟樞務之殷任事呈能庶先會府帥屬而理汝往欽哉可守禮部尚書

九年二月癸卯制曰輔相之任所貴乎納忠進退之宜寔重於申禮其有以勞奉國以疾固辭聿懷謙讓之風是舉優崇之典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高邑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絳端莊秉燹亮直循道抱凌寒之勁節標肅物之貞規嘗以懿文參于內署亦以公望貳于地鄉竭其器能茂著宦業洎居衮職左右朕躬遠慮

必陳讜言無隱竭致君之志弘濟俗之方確然真心
爵有休問而步履嬰疹趨侍爲難披誠上聞稽首求
免乃眷毗倚久之未從星霜屢遷表懇彌激宗伯秩
禮時惟大察宜從喉舌之班用輟鹽梅之寄庶因清
簡俾遂願真膺茲寵章敬服爾命可守禮部尚書散
官封賜如故

十一年八月壬寅詔曰朕恭已臨人勵精思理二三
執政繇吾股肱念始終之罔虧於進退而尤重苟或
將明失中輔道不專依違于懷尚慎斯舉君臣之義
豈不弘乎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韋貫之早著淑聲累更顯貫
潤以文藻懿其風猷爰膺選衆之求式佇弼予之美
而白當鈞軸屢變星霜虛襟以聽未聞至論非啓沃
之道有所不行何爽諧之功茂爾無效欲抑浮華之
路在捐朋黨之私人亦具瞻事將奚副用解樞機之
務俾居衡鏡之職克久斯任宜和厥心可守尚書吏
部侍郎散官勳如故時貫之以蔡鎮未平天下勞於
餽餉慮或水旱乘之則力屈難振屢請緩承宗而專
討元濟繇是與裴度爭是非於帝前時專任度以戎
事故罷貫之以望其功成初貫之爲相嚴身律下以

清流品爲先故門無雜賓有張宿者利口得倖於憲宗擢爲左補闕將使淄青宰臣裴度欲爲請章服貫之曰小人以他門獲進吾輩未能排抑豈要假其恩寵耶所議遂寢宿深啣之卒爲所構誣以朋黨罷爲吏部侍郎不涉旬出爲湖南觀察使

十三年戊戌詔曰夫爲君者求舊以申其用施恕以遂其情爲臣者陳力以効其能奉身以明其志故在上則始終之道備居下則進退之義全茲惟休哉用厚德禮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江夏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李鄜居潔

履方端明審固有沉毅莊重之質有堅剛迅敏之心勁節風表於屯夷利器彰於中外朕所以跡其衆善詢及庶工登之台階授以政柄將欲籍其碩望弘厥壯猷而固辭之誠再疏頗切然猶不允其請所冀或副予懷迨此旬時勞于夙夜益願順養堅稱衰疾宜罷樞軸之殷俾居曠舌之重就閒高秩式示優崇可守戶部尚書

十四年十二月乙卯制曰致君之道爰在輔臣發揮正經端理教化或彙倫未叙公議不明免其所職蓋嘗典也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在國賜紫金魚袋崔群根於温恭發以詞彩踐履
臺閣潤色絲綸嘗以敏才列於宥審考能觀行益表
謙勤擢處鈞衡用參大政緝熙之績每竭其謀猷翊
贊之心亦彰於夙夜朕旰食思理注於語言善而可
行無不虛受而顧問之際謂近於至公詳取之間或
違於事實將何以同底于道化洽萬方宜罷即於中
樞俾報政于外服優以顯秩爾其勉之可使持節都
督潭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湖南都
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勲賜如故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制曰師長庶工摠詳六職重任

久曠益難其人自非體參股肱位列鈞鼎能引以知
退致禮而加恩則授受之間何以允茲任也朝議大
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襲徐國公蕭俛門承華袞
位列清華用能周物志在佐時勤內署之論思肅南
臺之綱紀朕初承天序擢處台階推一心獻納之誠
贊四方經營之績及此踰歲累陳懇詞微恙所侵堅
請難奪朕憂勤庶政親委大臣務厚始終以全進退
旣謝弼諧之任宜加端揆之崇爾宜戒之服我優秩
可守尚書右僕射勲賜如故俛以西川節度使王播
前任鹽鐵使日廣進財貨強名羨餘固位竊恩不憚

清議及鎮益部又傾竭貢獻以圖台衡宰相豎文昌
助之勢不可遏悅遂於閣內及延英屢諫不納乃以
官進退與帝感悟竟不從故有是拜

二年二月制曰宰相者朕之腹心和合天下在乎鎮
靖藩服兼附親遠方將弘遂物之宜必有更張之道
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騎尉
賜紫金魚袋崔植往在先朝頗推廉直馴行唯謹保
萬古之風清德不渝紹四公之業遂昇左掖實著能
名馭正之美稱於朝列朕以孝公太傅代載忠貞擢
於相門授以台席顧惟寡昧奉若丕圖每念為君之

難敢忘從諫之義推誠聽納虛已咨詢庶洽群心以
迎和氣叔敖是期於秉羽汲黯謂致於寢謀宵分以
興日旰忘食昔藩國多事平津讓侯陰陽未和石慶
辭位惟爾謙遜豈嘗求安稱疾拜章勤亦至矣雖惕
日之年未及而寢冰之意尚堅遂輟樞機用成美志
崇以天秩長以秋官君臣之間朕無所愧可刑部尚
書散官勳賜如故植在相位端慎信厚有餘而無開
物成務之用屬穆宗初幽鎮阻兵方隅多事機務壅
滯繇植而失者居多後因堅卧拜章請免遂以刑部
尚書罷相

六月甲子制曰朕端已推誠資於輔相求人與衆諒在訏謨所以徇公卿之言從士庶之望輟任淮海俾居台階舉先朝勲業之臣當四海具瞻之任推心委柄期在賢能誠效靡孚余將安望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裴度器本端誠道惟蹇諤挺松筠之操蘊桂玉之姿望積巖廊功書竹帛策勲報爵寵極人臣朕恭守睿圖推心輔弼聿求雋彥思致雍熙推昇論道之司再授樞衡之任虛心有日佇乃嘉猷而弔飪未調弛張異制誠宜有犯無隱忠讜必陳使余誠懷

不感聞聽何苟容於造次致有間於笙簧棘木旣窮匪辭焉驗昔漢以陰陽不和冊免丞相今爾訏謨或爽宜罷台司疇勲績以尚功錄忠勞而念舊俾居右揆非謂左遷用宗師長之榮勿以優閒自薄可守尚書右僕射散官勲封如故
又制曰宰相者列位巖廊權叅造化內操政柄上代天工朕嗣守丕圖思興至理每於擢用冀獲雋良爲善有聞必資獎寵懼於僣謗用罷台階通議大夫守尚書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游藝資身明經筮仕累應科選益振芳華

茂識宏才登名晁董之列佳辭麗句馳轂鮑謝之間
頃在憲臺嘗推舉職比及遷黜亦以立聞是以擢以
周行典斯誥命泊叅密近旋委台衡宜竭謀猷盡於
毗贊而乃不思弘益之道遂嬰詿誤之嫌察以中情
雖非爲已行茲左道豈曰效忠體涉異端理宜偕黜
朕以君臣之分貴獲始終任使之時亦聞獻懇每思
加滕寧忍墜泉猶弘在宥之心俾列專城之寄左都
之大三輔推雄控壓關河連屬官苑勉於政績副我
恩私可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充本州防
禦長春官等使散官勲賜如故

文宗開成四年五月景申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
子祭酒平章事鄭覃爲右僕射以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陳夷行爲吏部侍郎覃以門蔭入仕少清苦貞退
不造次與人接狎位至國相所居未嘗脩飾纔足以
庇風雨家無媵妾時人仰其素風頃李宗閔在相位
嘗有侮易之言後李德裕入相驟加引用覃故怨宗
閔而厚於德裕凡宗閔之交遊引用者覃盡以朋黨
排之時人以此不直夷行以文學進身獨不群及爲
宰相素與宗閔有隙故善於覃以排斥勦黨爲已任
而多及善良因並命罷之

懿宗乾符六年黃巢陷桂管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岩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璆岩上表論之詔公卿議其可否宰相鄭畋盧騫爭論於中書詞語不孫俱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僖宗即位時劉鄩為相及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鄩乃罷鄩知政事簡較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鄩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鄩內殿謝不及笏記鄩自叙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國之期帝為之

惻然

昭宗乾平二年八月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監脩國史諸道鹽鐵轉運崔昭緯罷知政事為太子賓客昭緯性奸纖忌前內結中人外連藩帥屬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二鎮將兵詣闕賊殺宰相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王行瑜罷相授僕射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數其罪中使至荆南斬之

明宗天成二年丙戌制曰朕恭膺大寶虔荷丕基選衆與能克保君臨之道寶賢念舊庶符帝賚之資繇

是推以腹心授之衡柄與扶持於寡昧申啓沃於始終其樂在宴安勇於冲退宜暫均於勞逸思顯示於優隆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樂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任園天授宏材波澄偉度早負公侯之器深懷將相之資智擅圓方謀惟通變先皇帝中興景運再造鴻圖夙叅佐命之功迥著安時之業克平邛蜀大掃妖氛鬱有殊庸雅爲良弼朕惟薄德尋所注懷爰自六卿擢居四輔秉國鈞之重任掌邦計之劇權內罄沃心外彰陳力方期委任遽閱封章曲徇汝懷固違朕旨旣披陳

而莫抑在進退之有嘗宜更鳳沼之尊俾踐龍樓之秩勉從願養勿替謀猷可洛平章事太子少保

三年三月己未制曰朕聞老氏談經無如知止素王窮易當在庶幾賢哲所以保身進退於焉合道其有位居元輔功叙彞倫節宣微爽於冲和休致屢堅於章表酌其陳力莫若從人俾迴席於三台就懸車於百揆特進行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微官使弘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鄭珽皇朝軒冕清廟笙鏞崇令望於縉紳節雅音於律度而自再持鈞軸益顯公

忠尋更近市之居兼杜掃門之跡克已復禮爲官擇人爰屬巡幸浚郊務名賢而好善經營維邑煩上相以卜年方賴嘉猷忽嬰美疹豆耳何妨於寂聽灰心頃悟於浮榮高慕赤松勇辭黃閣朕以方調殷鼎尚瞻晉罇欲盡慤懃具觀堅切可久之規斯在再三之請莫違所以特許抽簪免勞借箸進崇階於開府假優秩於不朝仍益井田俾享風俗於戲初奚請老不無內舉之規張禹言情亦有私恩之事唯卿奉身而退其德不回予實嘉焉美兼善也勉從願養永保初終可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致仕仍加食邑五百

百戶

末帝清泰二年十月戊寅制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太微宮使趙郡公食邑二千石食實封二百戶李愚可守本官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判三司彭城郡公邑千五百戶劉昫可守尚書右僕射皆免知政事昫司邦計意在至公欲除積弊傷於太察初帝自鳳翔至切於軍賞時王致判三司詔問錢穀奏數百萬在及慶賜無幾帝怒用昫代致昫性初疾惡不懼訶譴及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昫計窮詰乃贖年殘租或至

務不怠詰之不已屢遷歲時計司主其利其所係不欲搜擿至是藏蓋彰露眇具條奏可徵者悉督之無以償者以籍進韓昭備言繇是逋者咸蠲除之窮民相與歌詠唯王典怨沮乃謀僞書眇名差務官眇疑不繇已詰之獄成云自眇別室內弟御史陳觀鞫訊遣吏取公文眇曰吾一病妻比無別室御史見凌亦須循理觀仍遣吏不已及罷相之日群吏攜三司印復萃月華門外聞宣眇罷乃相賀快活矣及眇歸第三司無一人從至第者傳所謂盜憎民惡其可忽諸李愚徧急素不悅馮道眇與道婚家及道出錙凡中書

積滯事愚指眇云君親家翁所為眇與之口訟動至色厲吏俱惡之乃揚言於外二人欲相毆穢語及之愚之秉執眇之多防帝采其言俱罷之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樞密使劉處讓每有敷奏多不稱旨會處讓丁繼母憂因議罷樞密使其本院庶事並委宰相分判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制曰朕處承遺訓嗣守鴻基嘗懼眇冲不克負荷所以師臣畏相稽衆從人採沃心造膝之謀詢繼體守成之道其或力非任重才不迨時有玷天工顯貽物議宜從罷免用儆厥德開國

佐命輔聖功臣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七
百戶李濤早預朝倫素虧時望繼踐清華之列曾無
倜儻之名先皇帝應運開階濟物成務未明求理虛
已待賢擢自禁林升之槐路旣委宰衡之任茂聞帷
幄之謀迨及眇躬初親庶政被顧問之際屢覩醺醢
當獻替之時無聞詆訐復虧嚴重但務詖諧詎爲君
子之儒殊失大臣之體重以梓宮在殯國步多艱屢
陳違衆之言頻建出師之意率爾獨見豈是臧謀朕
方務含弘與全終始雖包荒而在念慮假器以興譏

俾輟中樞式存大體仍令還第庶用省躬惟爾自貽
無我有怨苟能思過豈吝推恩可罷免勒歸私第
周顯德四年八月乙亥制曰鴻水未堙舟楫賴濟川
之用密雲旣雨郊原成利物之功惟賢哲之保躬蹈
初終於元吉我有良相時惟正人七年竭力於扶持
六氣遂乖於願養踰歲伏枕九陳讓章敦諭雖頻告
請彌切暫輟秉鈞之任不移論道之資仍益戶封斯
爲異數推忠協謀佐理功臣特進守司空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
公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李穀昔事先朝

勤勞王室暨登上相佐佑朕躬疾因憂國而有加志
 在避權而知足煩燮調而斯久釋難重以爲宜漸俟
 痊平別期委任俾展輅車之禮用光水土之官惟爾
 誠明當體優異凡百有位知予尚賢可守司空加食
 廩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功臣散官勲如故仍令所
 司擇日備禮冊命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謹讓

夫委質事君陳力就列有官守焉有言責焉其或因
 職事之墮廢被公朝之訶譏寘於司敗時惟國典矧
 乃輔弼之任左右厥辟宜翼統紀表正倫類百工承
 式庶民爾瞻苟有任非其人心或附下懷情不盡越

職舉事屬災異之著見或水旱之作沴瘳治攸繫措
置失宜至或論議非當謗咎交集賦歛無藝蠹弊隨
生繇是賜以璽書責以吏事乃有賜車馬以就第上
印綬而歸田其致詰之深或引决為謝者蓋有之矣
若乃秉心無苟本乎納忠守道居嘗因以蒙毀者亦
奚愧焉

漢蕭何高帝時為相國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
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毆食藁禾租也
言人恣田
之不收其藁稅也帝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為請吾苑
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正衛尉侍衛尉名宇史失
之也侍謂侍天

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事真總錄
部救患

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

張蒼文帝時為丞相任人為中候蒼有所保舉而其
人為中候之官

大為姦利帝以為讓遂病免

衛綰景帝時為丞相三歲武帝立建元中丞相以景

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若不任職天子不親
政則丞相

當理之而綰
不申其寃免之

石慶武帝時為丞相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

無名數者四十萬名數若
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于邊

以適之適讀
日適帝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與讀
日豫乃賜

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

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

侯邱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帝報曰聞者河水滔陸滔漫音莫干切

也高平日陸泛濫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墜音漫音莫干切

朕甚憂之是故巡方州東方諸州禮嵩嶽通八神以合宣

房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合宣房者於宣房塞决河也濟淮江歷山濱海濱音宣房者於宣房塞决河也

者循歷海而行也問百年民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

無已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

言百姓去其本土者則免於吏徵求在舊居者則見役調故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一日去者為

吏出使居人乃者封泰山皇天嘉貺神物並見貺賜也見

顯示朕力荅氣應未能承意言自脩以報瑞應恐未承順上天意是以

切比閭里知吏姦邪比較考也音穎寢切委任有司然則官曠

民愁盜賊公行曠空也人不舉職是空其官往年覲明堂赦殊死

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愈多計文不改却上計文

書自文飾不改正也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搖

蕩百姓蕩動也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幼年無罪

坐為父兄所率而并徙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郭不充

實民多貧盜賊衆請入粟為庶人慶自以居相位而不能理請入粟已

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懷此心動危之而辭位

播動百姓使其危

欲安歸難乎

以此危難之事

君其

反室

若此自為理當

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得

許欲上邱綬掾史以為見責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

惡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

令自

慶甚懼不知所出遂

復起視事慶乃以謹得終

出盼武帝時為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

上帝迺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

嘗請考工地益宅帝怒曰遂取武庫是後迺退

考工少府

之屬官也至作器械上責其請故謂之日何不遂取武庫盼乃止

暴勝之武帝時為御史大夫矣太子軍敗南奔覆盎

城門得出

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日覆盎城門一號社門

會夜司直田仁

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城丞相劉屈氂欲斬仁勝

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

相釋仁

釋放也

帝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

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

恐自殺

蕭望之宣帝時為御史大夫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

嘗平倉帝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

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因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

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

少光首歲歲之初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宰相言

公非其人又言咎在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

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三人同望之望之

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繇讀與白同後丞相司直

繇延壽繇音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

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伏地而而謂

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

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

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不為

之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使年寧能父我耶寧能

父母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

馬之杜陵護視家事自給車馬者令其少史冠法冠

為妻先引少史曹史之下者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

十萬三千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案望之大

臣通經術居九鄉之右本朝所仰右也至不奉法自

脩倨慢不遜攘攘古受所監藏二百五十以上二百

以上者當所衛令坐罪之次若今請逮捕繫治帝於

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嚴

不聞敖慢不遜敖讀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恩

陷於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

若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

使者即謂楊惲也命惲授太傅

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惲

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

帥意亡訾靡有後言

黃霸宣帝時為丞相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

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詔問霸太尉官罷

父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

有事也如或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

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

任焉言欲拜將相事在其朕也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

自親具知其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

免冠謝罪數日乃決乃得免罪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

于定國元帝初為丞相貢禹為御史大夫帝始即位

關東連年被灾害民流入關言事歸咎於大臣言事者三

上書陳事也帝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五日以聽朝故云朝

也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賊伐不得

恐負其殿故妄趨善人致其罪也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

反繫亡家亟急也不及追賊反禁繫失物之家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寢漸也民多寬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謂令長丞尉民田有灾

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趨讀曰促重音值用切關東

流民饑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藏相賑救
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

施以塞此咎

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悉盡也

定國上

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

責曰侍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以遭飢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郡將從東方來者加增

之也何以錯繆至是

錯眩也繆違也謂吏及東方人善不相同也

欲知其

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

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對

言能防救已下

宜各以實對

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

骨帝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

錄于君

大錄摠錄也

能無過者其惟聖人方今承周秦之

敝俗化陵夷

言透替也

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灾咎之發不

為一端而作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况於非聖者

乎

非聖人者之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也

所以所由也言何由致此災

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在職何必顯焉

專與顯詞

不專繇居也

其勉察郡國守相群牧非其人者毋令又賊

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疆食慎疾

悉盡也

定國遂稱病

篤固辭帝乃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王商成帝時為丞相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

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
 蜀郡張康上書言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
 言意欲望 於是大將軍史丹等奏請詔謁者召商詣
 行必果之 若盧詔獄 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 帝素重商知康言多險制
 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
 國家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
 商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
 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疑
 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
 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

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薛宣成帝時代張禹為丞相時帝好儒雅而宣經術
 又淺帝亦輕焉會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遣掾
 吏逐捕不能克帝乃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
 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 崇大也 降者數千人

迺平會邛成太后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趨二日 邛成

太后宣帝王皇后也 其後帝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

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

朕無聞焉 不聞其有此行也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

倉廩空虛 比類也登成也年穀不成 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

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
德而股肱不良也迺者廣漢群盜橫決殘賊吏民朕
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知其實西州甬絕幾
不為郡甬與甬同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並

浪劫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

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謾誰也音謾又

音莫于切繇有司法君領職解媢法謂據法以劾也

同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師示四方不恐致君

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

尹志成帝時為御史大夫以河決館陶方畧疏濶帝

切責之自殺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議曹

李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

垂象變動見端九年之中而日山川水泉反理視患

元延中岷山摧壅江江水不流山地之鎮其固而民

摧水逆流反於嘗理所以示人患也視讀曰示人訛譎斥事感召斥事其泉溢之事也有言溢者後

三者既效可謂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提攝尾也揚

矢枉矢也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攝提

與斗杓建寅貫攝中又云矢一星貫中者為正直孤

也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奮角者有羊角也狼羊角

也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在軫南金大白也歷武庫則

輔湛沒火守舍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沉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

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大萬歲之期近慎朝暮萬歲之期

守舍熒惑守心湛亦曰沉為死也慎朝暮者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

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具謂具位之臣無功臣德

也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言其事重不闔府

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

也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貞麗善為星貞姓也麗名也貞音

肥言太臣且當之帝迺召見方進還歸未及決帝遂

賜册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

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災害

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壯開元延元年

門壯失國守備盜賊黨輩黨衆吏民殘賊毆殺良民

毆繫也音斷獄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

黨相為隱蔽皆忘忠慮群下克克更相嫉妬更工其

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間

者郡國穀雖頗熟間謂近百姓不足者尚衆前去城

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

也謂財百寮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群下言

用度不足奏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筭馬

牛羊一切權時墾城郭旁地也凡州入多益其稅也

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贍嘗為之日用二十使人

直之謂之過更有牛馬羊頭數 出稅筭十輕二十也頃人緣切 增益鹽鐵變更無嘗

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

云賣酒醪後請止未嘗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

君何持容俗之計無忠固意容容隨衆 將何以輔朕

帥道群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蒙謂也 傳曰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恐君其熟

念詳計塞絕姦源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

已改君其自思疆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

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郎日自殺漢儀注有天地

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 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日事

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

孔光成帝時為御史大夫帝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

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帝議立嗣丞相翟

方進等以定陶王宜為嗣光獨以中山王宜為嗣以

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後為丞相定陶王立是為哀

帝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稱尊號群下多順指

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丹以罪免光自先帝時議繼嗣

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重直用切 繇是傅氏在

位者與大司空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

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以共承宗廟統理海內

共讀日恭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重仍仍顯也重宜用也日月無光山摧河决五星失行是章朕之

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

風無復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也比類也天下空虛

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然而百官

群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

以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母能為言盜賊不能害是群

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咎繇君焉君秉社稷之重

總百寮之任上無以弼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

不云乎母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於於讀曰烏序序讀曰呼君

其上丞相博山侯邛綬罷歸

何武成帝末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多所舉奏號

為煩碎不稱賢公因遣吏歸迎後母會哀帝即位吏

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左右

為天子側近之臣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

煩苛不合衆心錯置也音千故切孝穀不聞惡名流行無以

率示四方其上大司空邛綬罷歸就國

師丹哀帝時為大司空初丹議帝母祖母定陶恭王

后不合為共皇太后恭王既追尊為恭皇帝又議不

宜立廟京師及繇是寢不合帝意浸漸也會有上書言

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

帝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來

以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丹

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

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

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

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

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

輔善相過表率百寮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攻

于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時變異婁臻婁古屢字山摧

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

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

有朋黨相連不恭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譏改幣章示

君挺音從鼎切引成也謂持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

共立此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為

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

疾夫比周之徒比類虛偽壞化浸以成俗故屢以書

飭君飭與幾君省過求已幾音異省視也自而反不

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

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
 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
 焉將何以率示群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重任慮
 不周密懷謖迷國謖詐也音虛袁切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
 為君耻之非所以恭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
 託傳位未忍考於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太司
 空高樂侯邛綬罷歸

王崇哀帝時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

侯夫人放居寡共養長信宮放者夫人之名共音供坐呪詛下

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婚姻之家衰

帝以崇為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

踰列次謂自祖及少皆有各也在位以來忠誠憂國未聞所繇

繇與由同反懷詐謖之辭謖詐言也音虛爰切欲以攀救舊姻

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錯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

寮左遷為大司農

後漢侯霸光武時為司農薦前梁令閻揚素有譏議

帝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

幽都何可偶崇山南裔也幽都北裔也偶對也言將殺之不可得流徒也黃鉞一

下無處所斧鉞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欲以身試法耶將殺身以

成仁耶使尚書馮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

申釋帝意稍解

虞延明帝時為司徒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告延延以英潘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

鄭弘章帝時為太尉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雒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卒

司馬苞安帝時為太尉劉愷為司空元初二年五月

甲戌詔曰朝廷不明政事失中災異不息憂心悼懼

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頃畝裁與纒同古字

通今群飛蔽天為害廣遠所言所見寧相副耶三司

之職內外是監既不聞奏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

臯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假貸猶寬容也盛夏不可加刑

罰故且寬容其務消救災青安輯黎元

吳陸遜大帝時為丞相時太子有不安之議遜懇陳

適庶之分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辭太子

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帝

隋高頴爲左僕射文帝素不平頴時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覈之際乃有官禁中事云於頴處得之帝欲成頴之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刑部尚書薛胄民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頴無罪帝愈怒皆以之屬吏自是朝臣無敢言者頴竟坐免以公就第

唐高士廉爲侍中太宗貞觀初在職歲餘黃門侍郎王珪有密奏附士廉以聞士廉寢而不言坐是獲譴出爲安州大都督

楊師道爲中書令庶人承乾逆謀之洩也師道與長孫無忌房玄齡同按其獄師道假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冀活之繇是獲譴獄未竟不令視事後數日太宗謂侍臣曰師道任寄不輕無心體國翻溺情於假子豈可更居股肱之任於是拜吏部尚書

裴寂爲司空有沙門法雅怨望出妖言伏法寂辭相連坐免歸蒲州俄追入關未幾有狂人自稱信行寓居汾陰言多妖妄嘗謂寂家童曰裴公有天分于時信行已死寂監奴恭命以其言白寂寂惶懼不敢聞奏陰呼恭命殺所言者恭命縱令亡匿寂不之知寂

遣恭命收納封邑得錢百餘萬貫用而盡寂怒將遣人捕之恭命懼而上變太宗謂侍臣曰裴寂有死罪四焉位爲三公與妖人言辭相涉罪一也事發之後乃負憤怒稱國家有天下是其所讓罪二也巫言有天分匿而不奏罪三也陰行誅殺以滅口罪四也我殺之非無辭矣議者多言流配朕其從衆乎於是徙交州

蕭瑀爲特進參預朝政瑀嘗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稱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群臣吐言而取捨疾速怒之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但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嫌如此遂降詔曰朕無聰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嘗經故俗教之虛誕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循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增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梟蟠引殘魂於雀鷺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傾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而前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

丹鳳元龜 謹讓 卷之三十四
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循累葉之殃
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惑浮華徃
前朕謂張亮云卿能好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
請先入道朕卽許之尋復不用一週一惑在於瞬息
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扆之內所謂垂棟梁之大體
豈具瞻之量乎朕猶隱忍至今瑀尚全無悛改宜卽
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刺史

李義府高宗龍朔三年四月除長流嶺州詔曰右丞
相兼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緣茲小較累
升顯地塵露之益未表於銓流公廉之譽有紊于彝

典泄禁中之語鬻寵授之朝思交占候之人輕朔望
之哀禮蓄財贖貨實黠衣冠念惡嫉賢載虧正道特
以任使多年未忍加其重罰宜從遐棄以肅朝倫
韋安石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景雲
二年十月御承天樓引安石及兵部尚書門下三品
郭元振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三品竇懷貞侍中
李日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張說制
責之日自頃已來政教允闕時或水旱人多困弊府
庫益竭寮吏日滋僣悅政途罔然如失豈惟朕之薄
德固亦輔佐非材安石可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元

振可吏部尚書懷貞可左御史大夫日知可戶部尚書說可尚書左丞並停知政事

張嘉貞玄宗開元十一年爲中書令嘉貞弟嘉祐以黷貨聞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帝詔曰中書令張嘉貞備位宰臣夙承恩命不能勵其公節以訓私門其弟嘉祐頃緣獎受遷在清秩馮寵自肆黷貨有彰豈可仍踐台階儀刑百辟貶居潘守侔肅朝倫可幽州刺史

杜暹李元絃同爲相開元十七年六月制日出納王言發揮綸翰宰相之任選衆惟賢簡較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暹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元絃等咸勵忠貞用登樞揆雖清以自牧而道則未弘不能同心戮力以祗帝載而乃肆懷相短以點朝倫朕緣事醜股肱情惟隱蔽掩其惡而不率遂其過而彌彰將何以緝叙三光儀刑百辟宜迴中禁俾列專城暹可荊州刺史元絃可曹州刺史

姜公輔爲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德宗幸山南車駕至城固縣唐安公主薨帝之長女昭德皇后所生性聰敏仁孝所鍾愛初詔尚韋宥未克禮會而遇播遷乃薨帝悼尤甚詔所司厚其葬禮公輔諫

曰非久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於行路且宜從儉以濟軍士德宗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天亡不欲此爲塋壠且令造一塋塔功費甚微不合關宰相論列姜公輔忽進章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以自取名朕比擢拔爲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是諫議職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而輔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但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又曰卿未會朕意朕

以公輔材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已欲罷免後因公輔辭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至山南公輔知朕必擬改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名處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惆悵者只緣如此贄雖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罷爲左庶子

鄭餘慶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平章餘慶究六經深旨奏對之際多以古義傳之拜度支使于頔請事餘慶皆奏未可未幾頔以罪貶時又歲旱人饒德宗與宰相議將賑救城內十軍事未行爲中書主吏所洩餘慶貶柳州司馬

後唐李琪仕梁爲尚書左丞平章事與蕭頃同爲宰相頃倚據其咎會琪除吏是試攝名銜衆署之後改攝爲守爲頃所奏末帝大怒將投荒裔而爲趙巖張漢傑所援罷相爲太子少保

盧文紀爲平章事從末帝親征太原謁陵畢休於伏舍詔文紀曰朕在藩邸時謂卿有相業獨排群議用卿爲輔弼不於此時傾竭留待何時又曰宰相安邊境撫四夷今石敬瑭負恩北胡帝利卿不運畧爲國銷禍致朕親征文紀再拜謝不敢對

冊府元龜

